

芒种里的哲学

■王璐

站在6月的田埂上,麦芒与稻秧在风中交织成黄绿相间的波浪,芒种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个古老的节气里,藏着比农事更深刻的智慧,每一粒成熟的麦穗、每一株新插的稻苗,都在诉说着哲学命题。

麦浪翻滚时镰刀落下的瞬间,收割与播种同时发生。金黄与翠绿,终结与开端,在指尖悄然转换。这让我想起《易经》里的阴阳相生,看似对立的事物,实则是生命循环的一体两面。就像潮汐涨落、月缺月圆,世间万物都在矛盾中达成微妙的平衡。收割不是终结,而是为新生命腾出空间;播种也非偶然,是对旧时光的深情致意。

在田垄交错处,老槐树的浓荫里,农人们捧着粗瓷碗喝凉茶的间隙,指尖抚过麦芒的坚硬与稻叶的柔软。这一触之间,恰是对“刚柔并济”的绝佳注解——麦穗锋芒毕露,却在成熟时低下头颅;稻秧柔婉低垂,却在扎根后拔节向上。麦垛在阳光下投下棱角分明的影子,稻田却如绿绸般随风起伏,刚与柔在大

地上勾勒出生命的方圆,既要有立世的原则,也要有处世的通达,这是田野里生长出的生存智慧。

我俯身拾起半株麦穗,干瘪的籽粒与饱满的颗粒并存于同一穗轴。就像人生总有缺憾相伴,完美从来不是生命的常态。农人不会因个别瘪粒而否定整片麦田的丰饶,正如我们不必因一时的失落而忽略生命的辽阔。芒种的田埂上,既有“足蒸暑土气”的艰辛,也有“听取蛙声一片”的诗意,苦与甜在时光里发酵成生活的醇厚,提醒我们在接纳不完美中遇见真实的圆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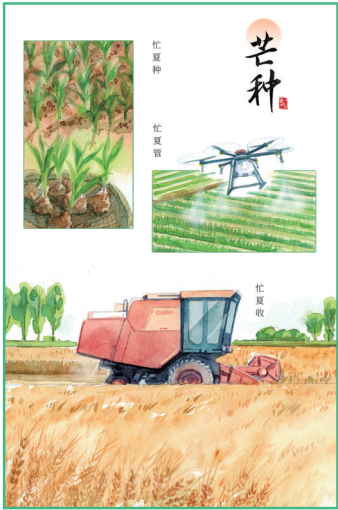
芒种的忙碌,是对“效率”最诗意的诠释。田间地头,人们争分夺秒地抢收抢种,却也不忘在汗水中哼唱古老的歌谣。再匆忙的日子里,也要留一方天地安放诗意。就像农人在插秧时不忘抬头看云,在挥汗如雨时仍能听见布谷鸟的啼鸣,生活的哲学,往往藏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细节里。

我俯身观察泥土,麦粒腐烂化作肥料,滋养着新种下的稻苗。这

让我想起庄子“薪尽火传”的比喻——旧的生命从未真正消逝,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。百花凋零,却孕育出累累硕果;麦穗倒下,换来满仓的金黄。生命的轮回中,消逝与新生从来不是对立的两端,而是永恒流转的河流。

芒种的哲学,更藏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。农人们遵循节气规律,却也用智慧改造自然。他们不会盲目与风雨对抗,而是修建水渠引导水流;不会被动等待阳光,而是用智慧的耕作让土地焕发新生。这让我想到,真正的智慧不是征服自然,而是在顺应中寻找超越的可能。人生亦如此,既要学会顺势而为,又要敢于逆流而上;既要尊重客观规律,又要保持突破的勇气。

夕阳西下,收割机的轰鸣渐渐平息,新插的稻苗在晚风中轻轻摇曳。芒种的田野上,既有对丰收的欢呼,也有对未来的期许;既有告别的惆怅,也有新生的喜悦。这些看似矛盾的情感与景象,编织成生命最丰富的底色。原来,生活的真



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

谛从不在非此即彼的选择里,而在接纳矛盾、拥抱变化的从容中。芒种教会我们:在忙碌中保持宁静,在消逝中期待新生,在顺应中实现超越,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本真的哲学。

石川河的相枣

■冉学东

临潼有“三宝”——石榴、火晶柿子、相枣。其中的相枣,源于渭北高原,遍布阎良石川河关山流域,其生机盎然之态,美不胜收。

石川河,别名漆沮之水,源头出自铜川山脉深处。河水由北向南,蜿蜒曲折,毅然穿越荆山塬天然豁口,孕育了阎良断塬的传说。河中石头形似鹅蛋,因水流速度的不同而形态各异,民间有“石不过相”的说法。武屯古城,昔称栎阳城,秦国崛起之地,因商鞅变法而国力强盛,人们便将石川河中的石头称为商鞅石。

岁月更迭,石川河屡遭洪水侵袭。洪水肆虐时,鱼群、西瓜随波逐流,雨季中漂木、牲畜亦难逃一劫。然而,无论水位如何上涨,流经菩萨

坡的上游之水总会回旋一圈,然后再汇入下游,最终与渭河相拥,融入黄河之水。

石川河流域的枣林之中,枣树株株相连,历经朝代更替,季节变换,它们都坚韧不拔。生命的火花在林间激情迸发,每一片翠绿的叶子,每一朵艳红的花朵,都洋溢着勃勃生机,似乎蕴含着无尽的力量。这片枣树林犹如一位坚守岗位的守护者,永远矗立在石川河畔,守护着两岸的家园。

我曾多次踏足石川河畔,心怀憧憬,追寻那古老的韵味。去年夏日酷热,我重返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,独自漫步于河畔。至康桥,不由得想起了徐志摩的《再别康

桥》,然而眼前的康桥,并非诗中的景致。自古至今,康桥便有一座繁华的古镇,商贾云集,熙熙攘攘。古镇中有一个村落,名为茶客,相传此处曾是商业要道。当地居民往来行人渴望解渴,便在道旁设摊,提供甘甜的泉水,茶客村因此得名。

岁月如梭,光阴似箭,我已然步入人生的秋季。但石川河的影子仍历历在目,镌刻于我心底,它是我童年回忆的见证者。每当追忆起那些跟随姑妈或舅舅采摘相枣的日子,以及品尝那独特甜美的相枣,我总洋溢着满满的愉悦。每年的九月,关山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古老的习俗,攀登高处,远眺美景。家中的父母亲手工制作的各種面点,巧妙地

将相枣融入其中,散发出诱人的香气,使人陶醉。这些面点既是丰收的庆典,也承载着娘家人送女儿出嫁时的深情与祝福。

石川河,这条曾经闪耀过的河流,经历沉寂后又焕发出勃勃生机,化身为人间良的“后花园”。经过一番河道整治,两岸的交通畅行无阻,沿途的风光更是让人沉醉。每逢周末,河畔便见证着一对对恋人海誓山盟,婚纱摄影的浪漫身影映衬着婚礼上的欢声笑语,传递喜帖,赠送红枣的传统习俗,满载着对新人早日添丁的美好祝愿。

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石川河那静谧流淌、充满古韵的美景,才是我心中向往的别样风景。

时光里的蓝墙

■周菲

暮色漫进阳台时,儿子正踮着脚尖在黑板墙上画卡通画。粉笔与黑板墙摩擦的沙沙声在黄昏里格外清脆,这声音忽然叩开了记忆的闸门,让我想起20多年前那面被父亲刷成靛蓝色的墙。此刻,暮风裹挟着往事的碎屑,将那些沉淀在岁月深处的细节,一片片翻搅起来,在夜色中闪着微光。

那面蓝色的墙就立在客厅,是父亲用了整整两个晚上刷完的。母亲常嫌它影响美观,父亲却坚持留着。他说:“粉笔写在上面清楚。”于是每周总有那么几个清晨,父亲早早起身,我揉着惺忪睡眠,与他站在那面蓝墙前,复习昨日的功课,默写生字、演算算术。他虽不善言辞,教起功课来却极有耐心。我若写错一字,他便用粗糙的手指抹去,让我重写。那面蓝墙渐渐被字迹覆盖,又被他一次次抹平,如此循环往复。后来我想,那墙大约便是父亲的心

罢——看似粗粝,却能一遍遍包容我的错处。那些年订阅的《童话世界》《语文报》,总是整整齐齐码在蓝墙旁的木桌上,书页间还夹着父亲用铅笔写的批注。那面斑驳的蓝墙,便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画布,粉笔划过墙面的声响,至今仍在午夜梦境里清脆作响。

记忆中老院子的夏天总是裹着蝉鸣,母亲常说我像只安静的小兽,总爱蹲在竹床上数星星,其实我是在等父亲那熟悉的摩托车声。久而久之,我竟能从远处摩托车的轰鸣声中辨出哪一辆是父亲的。有次暴雨突至,豆大的雨点砸在晾衣绳上噼啪作响,我仍固执地趴在门廊下,直到那束昏黄的车头灯穿透雨幕。父亲浑身湿透地下车,从怀里掏出用纸裹着的芝麻糖,展开糖纸时,那甜香还带着他的体温。

再后来蓝色的墙成了我们家的公告栏。他用红色粉笔标出需要回

访的客户,用黄色粉笔记下工人发工资的日子。父亲的生意愈发兴隆,周边邻居竞相追随,但他始终恪守诚信,分文不欠。他常对我说,善待他人即是善待自己。因着这份信任,邻里间有纠纷,也常请父亲调解。他的勤勉、自律与良善,如细雨般浸润着我的成长。

去年深秋回老家,父亲和我的儿子在院子里嬉闹追蝴蝶,阳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他笑得像个孩子,白发在风里轻轻晃动。我忽然发现,他眼角的皱纹里藏满了温柔,曾经板正的脊背有了弧度,连话语都变得絮叨起来,反复交代带孩子的细枝末节,那神态与当年教我写字时一般无二。那一刻,时光仿佛重叠,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父亲,与眼前这个絮絮叨叨的老人,渐渐融为一体。临别的时候,父亲往我车里塞了袋晒干的金银花:“泡水喝,治咳嗽。”后视镜里,他的身影渐

渐缩小成蓝墙前的一个黑点,却又在我心里渐渐放大,清晰地能看见每一道皱纹里的牵挂。

如今儿子的粉笔画上,歪歪扭扭的线条勾勒出一个小人正牵着佝偻的老人,他说:“这是外公带我去买糖。”我忽而明白,中国式父女的相处看似生硬沉默,连表达都裹着一层厚厚的茧,但父爱却在时光的冲刷下愈发清晰温暖,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,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,早已在岁月里酿成最动人的诗篇。

暮色渐浓时,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听筒里传来熟悉的喷嚏声,他连声说“别担心,老毛病”,却又忍不住叮嘱我“开车慢点”。窗外的星光初绽,恍惚间又看见那年夏天,在蓝墙前一笔一画描绘未来的小女孩和那束穿透黑暗的摩托车灯光。原来有些爱,从来都在,如同墙上永不褪色的靛蓝,在记忆深处,温柔地发光。

父亲的暮年时光

■丁梅华

父亲老了,岁月如同一把无情的刻刀,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沟壑,那曾经笔直挺拔的脊梁,如今也无奈地弯曲了。他的老年生活,恰似一首舒缓且略带忧伤的乐章,于时光的悠悠长河中悄然流淌。

清晨,缕缕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,轻柔地洒在父亲的小院。他总是早早起身,要么去自己的那方小天地里溜达溜达,要么给同龄的老主顾理发,又或者坐在那张老旧的藤椅上,静静地凝视着院里的花草。那些花草皆由他精心培育,每一朵娇艳绽放的花朵,每一片嫩绿欲滴的叶子,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汗水。他用那双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花瓣,脸上绽放出满足的笑容,仿佛在与这些无声的生命进行着一场心灵的对话。

父亲的日子过得简单而规律。用过早餐,他会戴上那顶旧草帽,前往附近的菜市场。一路上,他与熟悉的街坊邻居热情地打招呼,相互聊聊家长里短。在菜市场里,他总是一丝不苟地挑选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(有时也只是问问价格而已,因为一些蔬菜和水果在自家的菜园里都有种植),为一日三餐精心筹备。尽管脚步有些蹒跚,但他的眼神中始终透着坚定与认真。

午后,是父亲的休憩时光。他会惬意地躺在摇椅上,拿出刚刚学会使用的智能手机,在抖音上浏览小说,或是聆听动人的故事。偶尔,他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几句跑了调的歌谣,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中,满是岁月的沧桑沉淀。温暖的阳光温柔地洒落在他身上,勾勒出一幅宁静而又温馨的画面。

傍晚时分,父亲喜欢坐在门口的台阶上,痴痴地望着远方的天空。那绚丽多彩的晚霞映照着他的面庞,使他的轮廓愈发清晰分明。他会回忆起曾经一遍又一遍亲手翻建的老屋,想起自己养过的鸡鸭、喂过的猪羊、种过的草莓、经营过的养鱼场、开办过的榨油坊。那些曾经的青春岁月,有激情澎湃的高光时刻,也有黯然神伤的低谷瞬间,有盈利赚钱的欣喜若狂,也有亏损折本的沮丧消沉,还有和家人共同度过的欢乐温馨时光。每当此时,他的眼神中会流露出一丝浅浅的惆怅,但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感恩与知足。当然,最让他开心的还是与远方的子女视频通话,而后由衷感慨几句当下的日子是真好。

已过八旬的父亲,他的老年生活虽然平淡如水,却处处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他不再追逐名利禄,不再被世事的纷繁所困扰。他尽情享受这份宁静与安详,用心去体悟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。

在我心中,父亲的老年生活恰似一幅优美的画卷,虽没有绚烂华丽的色彩,却蕴含着最为真挚醇厚的情感。它让我深深领悟到,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独具魅力,而老年,乃是岁月沉淀后的宁静与从容。我衷心希望,在未来的岁月里,父亲能够一直如此平静而幸福地生活下去,让这份温馨的暮年时光永恒延续。